

沈從文的湘西世界

邊城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边城 / 沈从文著; 卓雅选编、摄影. —长沙: 岳麓书社, 2009

ISBN 978-7-80761-149-3

I. ①边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2109 号

## 边 城

作 者: 沈从文 著

卓 雅 选编、摄影

责任编辑: 饶 毅

整体设计: 袁银昌 胡 斌

印前制作: 袁银昌平面设计工作室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 话: 0731-88885616 (邮购)

邮 编: 410006

网 址: [www.yueluhistory.com](http://www.yueluhistory.com)

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9×1194 1/16

印 张: 11.5

印 数: 1-3,000

ISBN 978-7-80761-149-3 / I.883

定 价: 240.00 元

承 印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|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|
| 湘西世界 | 沈從文的 |
|------|------|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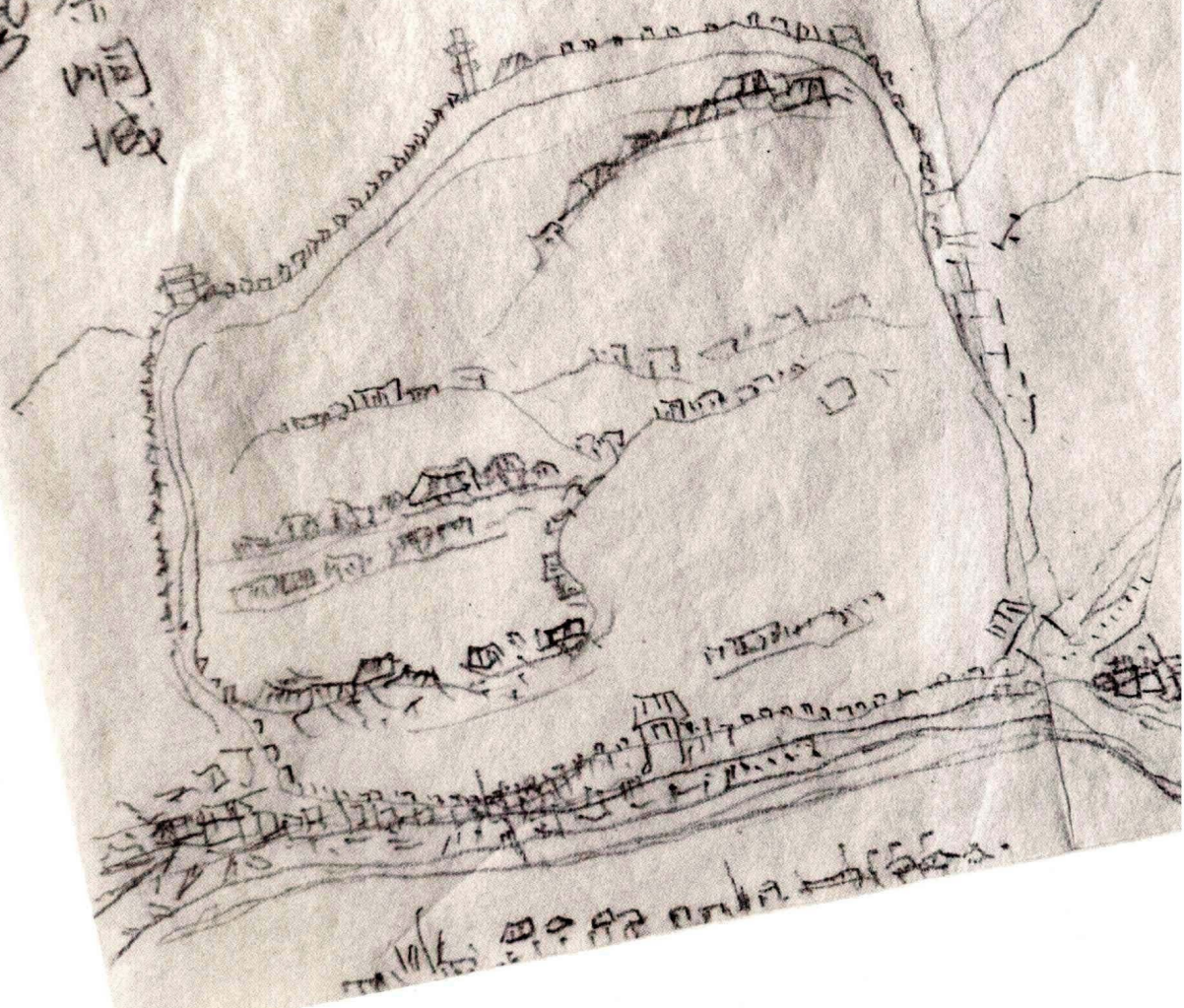
邊城

卓雅

攝影編

沈从文  
著

茶洞城



初快利常德时，船隻与水面  
小船多载日用货，集中于碼頭，大船  
多扬帆摇橹并歌呼而前

三

長沙

長沙

長沙

#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

在我二十自传裏，我曾提到  
水的法，汪洋万顷的大海，莫不  
学会用小肚子去思索一切，全夥  
这一套，也亏得是水。

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候，  
自己。这是一句真话，我对我自己的  
孤独得来的。我的教育，也是从孤独  
水不能分用。

年轻六岁七岁时，我整在我看来  
我不能忍受那个偏窄的天地。无论以  
的日光下去生活。大六月里，一些同街以  
手作下了一个托号，捆在本街土地堂的  
到城外去，钻入高马及身的森林裏，捕  
日晒烤炙，也毫不在意。耳旁中只听  
个心思只顾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跳  
来的东西已懂得一颗草与食了，方到河边

##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

沈从文

在我一个自传里，我曾经提到过水给我的种种印象。檐溜，小小的河流，汪洋万顷的大海，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，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，全亏得是水，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，也亏得是水。

“孤独一点，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，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。”这是一句真话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和思想，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。我的教育，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。然而这点孤独，与水不能分开。

年纪六岁七岁时节，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。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，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。大六月里与一些同街比邻的坏小子，把书篮用草标各作下了一个记号，搁在本街土地堂的木偶身背后，就洒着手与他们到城外去，攒入高可及身的禾林里，捕捉禾穗上的蚱蜢，虽肩背为烈日所烤炙，也毫不在意。耳朵中只听到各处蚱蜢振翅的声音，全个心思只顾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跳跃伶便的小生物。到后看看所得来的东西已尽够一顿午餐了，方到河滩边去洗濯，拾些干草枯枝，用野火来烧烤蚱蜢，把这些东西当饭吃。直到这些小生物



完全吃尽后，大家于是脱光了身子，用大石压着衣裤，各自从悬崖高处向河水中跃去。就这样泡在河水里，一直到晚方回家去，挨一顿不可避免的痛打。有时正在绿油油禾田中活动，有时正泡在水里，六月里照例的行雨来了，大的雨点夹着吓人的霹雳同时来到，各人匆匆忙忙逃到路坎旁废碾坊下或大树下去躲避，雨落得久一点，一时不能停止，我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，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，想起许多事情。……所捉的鱼逃了，所有的衣湿了，河面溜走的水蛇，钉固在大腿上的蚂蝗，碾坊里的母黄狗，挂在转动不已大水车上的起花人肠子，因为雨，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，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。

也是同样的逃学，有时阴雨天气，不能向河边走去，我便上山或到庙里去，在庙前庙后树林或竹林里，爬上了这一株，到上面玩玩后，又溜下来爬另外一株。若所爬的是竹子，必在上面摇荡一会，爬的是树木，便看看上面有无鸟巢或啄木鸟孵卵的孔穴。雨落大了，再不能作这种游戏时，就坐在楠木树下或庙门前石阶上看雨。既还不是回家的时候，一面看雨一面自然就需要温习那些过去的经验，这个日子方能发遣开去。雨落得越长，人也就越寂寞。在这时节想到一切好处也必想到一切坏处。那么大的雨，回家去说不定还得全身弄湿，不由得有点害怕起来，不敢再想了。我于是走到庙廊下去为作丝线的人牵丝，为制棕绳的人摇绳车。这些地方每天照例有这种工人作工，而且这种工人照例又还是我很熟习的人。也就因为这种雨，无从掩饰我的劣行，回到家中时，我便更容易被罚跪在仓屋中。在那间空洞寂寞的仓屋里，听着外面檐溜滴沥声，我的想象力却更有了一种很好训练的机会。

我得用回想与幻想补充我所缺少的饮食，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。我因恐怖得去想一些不使我再恐怖的生活，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热闹事情方不至于过分孤寂。

到十五岁以后，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<sup>①</sup>无从离开，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。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。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，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。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，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。从汤汤流水上，我明白了多少人事，学会了多少知识，见过了多少世界！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。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，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，必依赖这一条河水。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，又幸亏他的流动，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，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的在人世中过着日子！

再过五年，我手中的一支笔，居然已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，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，我所写的事，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。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，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，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，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。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，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，我文字风格，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，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。

再过五年后，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。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，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。海边既那么寂寞，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。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，且放大了我的人格。

①辰河：即沅水。



這點想法一直緊纏着我。我告訴過劉一友，也跟卓雅談過，後來又跟吉首大學的游校長和團長杜崇煙交際，更具體的方案和計劃，也都是說說而已。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，無可想。想，如果表叔的身體回到復元，三人再行計劃能夠實現，可真算得上是<sup>最後</sup>一個別開生面的沈從文行為藝術了。真是可惜！

卓雅重掀波瀾的意義就在這裡，我希望有心人順着這個有趣的命題，為永恆的湘西做點文章。

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於夢荷堂

永恆的湘西和沈從文

黃永玉



八十年代表叔住崇文門期間，有一天他病了，我去看他，坐在他的床邊，他握着我的手說：「多謝你邀我們回湘西，你看，這下就回不去了。」我說：「病好了，選一個時候，我們要認真回一次湘西，後河、庭湖或是常德、沅陵找兩隻木船，按你文章寫過的老路子，一個碼頭一個碼頭再走一遍，寫幾十年來新舊的變化，我一路給你寫生挿圖，弄完三兩個月。」他眼睛閃着光：「那麼哪個弄菜弄飯呢？」我說可以找個廚子大師傅隨行。

「把曾祺叫在一起，這方面他是個裡手，不要再叫別人了。」

之後，表叔的病復加重，直到逝世，隨之曾祺也去世了。

## 永恒的湘西和沈从文

黄永玉

八十年代表叔住崇文门期间，有一天他病了，我去看他，坐在他的床边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多谢你邀我们回湘西，你看，这下就回不去了！”我说：“病好了，选一个时候，我们要认真回一次湘西，从洞庭湖或是常德、沅陵找两只木船，按你文章写过的老路子，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再走一遍，写几十年来新旧的变化，我一路给你写生插图，弄它三两个月。”

他眼睛闪着光：“那么哪个弄菜弄饭呢？”我说可以找个厨子大师傅随行。

“把曾祺叫在一起，这方面他是个里手，不要再叫别人了。”

之后，表叔的病情加重，直到逝世；随之曾祺也去世了。

这点想法一直紧缠着我。我告诉过刘一友，也跟卓雅谈过，后来又跟吉首大学的游校长和州长杜崇烟交流更具体的方案和计划，也都是说说而已，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矣！

想想看，如果表叔的身体得到复元，三人舟行计划能够实现，可真算得上是最后一个别开生面的“沈从文行为艺术”了。真是可惜！

卓雅重掀波澜的意义就在这里，我希望有心人顺着这个有趣的命题多为永恒的湘西做点文章。

2009年9月9日于万荷堂



《边城》全文原分 11 次发表于 1934 年 1 月 1 日～21 日，3 月 12 日～4 月 23 日《国闻周报》第 11 卷第 1～4 期，第 10～16 期。署名沈从文。

1934 年 10 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。1943 年 9 月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。

原目均为：《题记》、《边城》。

作者曾在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样书上题写如下文字：

“第一版留样本

全集付印时宜用开明印本，

将此本新题记附入。 从文”

现据开明书店改订本编入。

## 题记

对于农人与兵士，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，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，随处都可以看出。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。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，我的祖父，父亲，以及兄弟，全列身军籍；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，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。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，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，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，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。因为他们是正直的，诚实的，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，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，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，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，——我动手写他们时，为了使其更有人性，更近人情，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。但因此一来，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。因为它对于在都市中生长教育的读书人说来，似乎相去太远了。他们的需要应当是另外一种作品，我知道的。

照目前风气说来，文学理论家，批评家，及大多数读者，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。前者表示“不落伍”，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，后者“太担心落伍”，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。这自然是真事。“落伍”是什么？一个有点理性的人，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，但多数人谁不害怕“落伍”？我有句话想说：“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。”大凡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，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，他们生活的经验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“博学”之外，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。因此这个作品即或与当前某种文学理论相符合，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，这种批评其实仍然不免成为作者的侮辱。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，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，——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。至于文艺爱好者呢，或是大学生，或是中学生，分布于国内人口较密的都市中，常常很诚实天真的把一部分极可宝贵的时间，来阅读国内新近出版的文学书籍。他们为一些理论家，批评家，聪明出版家，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，同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所控制，所支配，他们的生活，同时又实在与这个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远了。——他们不需要这种作品，这本书也就并